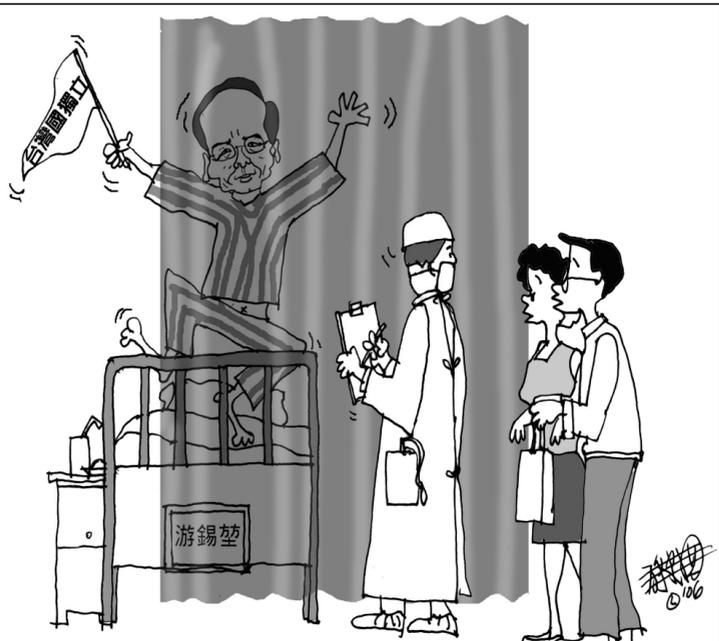


漫畫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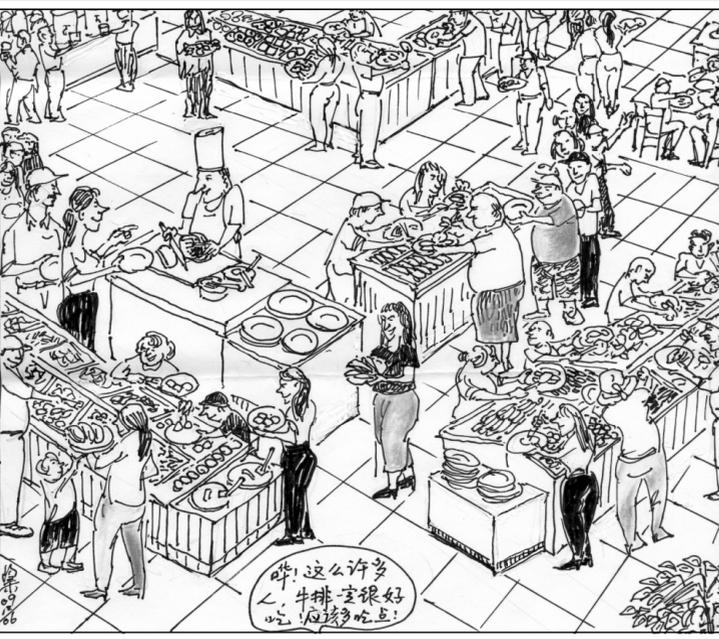
圖：仇錫榮、游建國



我們可能要送游主席去精神科, 因為他一直以為自己還是在野, 拼命在搞群眾運動...

“流美”生涯

美国梦 (十三) 仇錫榮画



約櫃進城



■山風

大衛定都耶路撒冷後，從米羅以裏，周圍築牆。推羅王希蘭見大衛日見強盛，不敢與大衛為敵，他將香柏木運到大衛那裏，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給大衛建造宮殿。大衛就知道耶和華堅立他作以色列王，又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國興旺。於是大衛定都在耶路撒冷。

有一件事讓大衛不安，就是神的約櫃還在岡上亞比拿達的家，約櫃是神同在的象徵，大衛當然希望約櫃能運到大衛的城，表示他是神立的王，讓以色列民心歸順。

大衛決定大張旗鼓地從巴拉猶大將神的約櫃運來，他聚集以色列人，從中挑選三萬人。大衛起身率領這些人前往從岡上亞比拿達的家，又唱又跳迎接約櫃。

神的約櫃從亞比拿達的家裏抬出來，放在新車上。亞比拿達的兩個兒子烏撒和亞希約趕這新車。他們將神的約櫃從岡上亞比拿達家裏抬出來的時候，亞希約在櫃前行走。大衛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華面前，用松木製造的各樣樂器和琴，瑟，鼓，鈸，鑼，作樂跳舞。

不想到了拿良的禾場，突然，牛受驚跳，失了前蹄，急忙之間，烏撒忘了人手不能觸摸約櫃的規矩，忙伸手想扶住神的約櫃。不想耶和華向烏撒發怒，因這錯誤擊殺他，烏撒就死在神的約櫃旁。

電影(HALF NELSON)觀後

行出來由不得我

■醜態

“Half Nelson”按原意是在角力時，被勒頸的不利狀況。剛出道的導演 Ryan Fleck，利用這專有名詞“Half Nelson”為片名，獨立製作這部小品電影。

他先拍過短片試身，得獎後才出此劇情片。兩主角演技生活化，直接在人眼前現身說法。Dan Dunne 是位 New York 城 Brooklyn 區的初中歷史教師。他教書不按教材，自我發揮之外，也啟發學生思考。歷史演進對他來說，是兩種對峙的消長。除了在黑板上解說，也

與學生比腕力，來增加趣味性。這個活學活用的老師，怎會不受班上學子愛戴？

本片故事多向發展，經線由學生上台，念人權進展讀書報告；緯線是 Dan 時而積極，忽而沉淪的景像。時間交叉，美國近代爭民權是黑白片，Brooklyn 的生活用彩色。

有段插曲寫 Dan 回家，與家人共進晚餐。本因是天倫之樂，但酒酣耳熱之際，胖爸現出原形，喃喃嘲笑兒子在動物園(zoo)裡，教導說破英語的黑學生。這顯然是家常便飯的言行，所以 Dan 沒有回應；但也帶出 Dan 獻身黑人教育的動機，是對父權的反抗。

Dan 白日又教課，又作體育老師，夜色下是發毒癮的變形虫。甚至到了白天，也控制不了了。有次在健身房儲衣間打針，被十三歲的女學生發現，從此他們成了守祕的朋友。

眨著慧黠雙眼的 Drey，有超齡的成熟。她明白四周埋著危機，老師的問題，同樣發生在入獄的哥哥身上。母親作警察，每日加班，父親不知所蹤。

Dan 發現有個販毒的，整日打 Drey 的算盤，要把她吸收為送售毒品工具，Dan 幾乎與這毒販打起來。令人扼腕的是，最後 Drey 竟然成了 Dan 的收買人，Drey 終於躲不開金錢誘惑。

Dan 的憤世忌俗，使他躲藏於毒品中。“行出來由不得我”壓下理智，最後連摯愛的教職也不保。唏噓之餘，讓人仍舊記得他曾種下的一粒種子：有場戲在酒吧內，一名男子向他道謝，感激他把女兒鼓勵成為 George Town 大學的歷史系學生。

編劇擺脫了勵志片的矯揉造作，片名是個絕好的隱喻，Dan 的確如同被人勒頸，想逃脫卻自拔不出。

歸去來兮

■明暉

我的家鄉是貴州省興仁縣高武鄉，地處偏僻，過去不通汽車，交通十分不便。

這次回鄉，我的一個主要任務是祭祀我的父母和祖父母。為了我這次回鄉祭祖，我的大兒子他們也事先做好了各種準備。當我們一行到達時，親友們都集中在我祖父母的墳上。這次祭祖，參加的人數頗多，也十分隆重。由於歷史的原因，我不能為我的老母親送終。現在，我已經是八十有四，回鄉頗為不易，我怎能不利用這次機會向我的父母及祖父母表達身為人子的感激報答之情。我們辦了一百多桌的大宴席來告慰父母和祖父母的在天之靈，答謝他們的養育之恩，同時也答謝家鄉人的盛情厚待。

家鄉的鄉親們聽說我回來了，老的、小的都紛紛跑來問候我。那些小字輩雖然不認識我，但都聽說過我，所以，他們都想親自來看看這個在鄉里被人們四處傳說的土匪曾明暉到底是何項人也。我想，他們見到我，也許會失望的：“哦，這個乾瘦小老頭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土匪曾明暉呀。看不出來嘛。”

鄉情割不斷，親情更是難以割捨。我有很多親戚我都沒有見過面，但他們一聽說我回來了，每個人都趕來看望我，對我十分親熱。仿佛歲月根本不在我們之間留下任何痕跡。當我住在城里時，我的表親晚輩們都趕來歡迎我。他們站成好幾排，一個一個向我通報他們的姓名。一下子見著這麼多後生晚輩，不難想像曾家人丁興旺，後繼有人。而且他們都非常爭氣，讀書上進，現在他們大多成為當地的有房階層和有錢階層。

我還有一個姚姓乾親家。當年我帶了六七位姚姓子弟突圍到臺灣。他們的家族一聽說我回來了，紛紛趕來看望我。他們告訴我：現在，他們生活不錯，有的還養了大馬。他們說：“現在我們除了槍，什麼都有了。”他們再三請求我去他們家住幾天，但由於時間實在太緊（因為我們的活動都是縣統戰部安排），最後只好作罷。

臨走時，大家都依依不捨。

烏撒一死，嚇著了大衛，心知有什麼地方不對。忙找來祭司詢問。祭司告訴他，約櫃是用祭司抬著的，只有外邦人才用牛車運約櫃的。大衛知道錯了，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大衛懼怕耶和華，說，“耶和華的約櫃怎可運到我這裏來。”

於是大衛不肯將耶和華的約櫃運進大衛的城。謀士卻勸他說，“王剛登王位，便帶領三萬人，又唱又跳迎約櫃，如今突然又不做了，豈不是告訴天下人，神對王不滿。王一定不能停下來，不能讓天下人懷疑王的權威。”

大衛搖頭說，“從前掃羅，就曾苦苦哀求撒母耳與他同在，不讓百姓知道神不喜悅他了。結果得罪了神。停止運約櫃是有失去王位的風險，也是大失面之事，但我大衛寧願承擔風險，也不願得罪神。”

於是大衛是他吩咐把讓約櫃運到迦特人俄別以東的家中。讓幾萬人各回各家。

耶和華的約櫃在迦特人俄別以東家中三個月。耶和華賜福給俄別以東和他的全家。

有人告訴大衛王說，耶和華因為約櫃賜福給俄別以東的家和一切屬他的。

大衛就去，歡歡喜喜地將神的約櫃從俄別以東家中抬到大衛的城裏。抬耶和華約櫃的人走了六步，大衛就獻牛與肥羊為祭。大衛穿著細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華面前極力跳舞。這樣，大衛和以色列的全家歡呼吹角，將耶和華的約櫃抬上來。

眾人將耶和華的約櫃請進去，安放在所預備的地方，就是在大衛所搭的帳幕裏。大衛在耶和華面前獻燔祭和平安祭。大衛獻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萬軍之耶和華的名給民祝福，並且分給以色列眾人，無論男女，每人一個餅，一塊肉，一個葡萄酒。眾人就各回各家去了。

大衛回家要給眷屬祝福。掃羅的女兒米甲出來迎接他，說，“以色列王今日在臣僕的婢女眼前露體，如同一個輕賤人無恥露體一樣，有好大的榮耀阿。”

原來約櫃進城的時候，米甲從窗戶裏觀看，見大衛王在耶和華面前踴躍跳舞，心裏就輕視他。故忍不住譏諷他。大衛一聽，心知米甲還在憶記掃羅王室的尊貴，瞧不起他這牧羊人，認為他輕賤，行為不象一位王，心中頓生對米甲的厭惡之感。大衛沒好氣地說，“這是在耶和華面前。耶和華已揀選我，廢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作耶和華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華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為輕賤。你所說的那些婢女，她們倒要尊敬我。”

這掃羅的女兒米甲，直到死日，沒有生養兒女。

這次回鄉，我還見到了當年我在高武鄉親手栽的馬路兩旁的行道樹，它們的直徑都已經有兩尺多了。政府並沒有因人毀樹，反而將它們保存得很好。這也是我沒有想到的事。

我的房子也沒有被政府“共產”，它們大都保存完好。這里還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當地有一位曾姓縣長，叫曾慶忠，有一次他下鄉視察時，看到我修的磚堡垮了一點，他對人說：“這是曾某人的房子，現在他住在外國，你們不要動他的房子。”既然縣長發話，鄉親們豈有不聽之理？這或許就是我的房子至今完好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古人說得好：百聞不如一見。許多事如果只是聽傳言，恐怕離真相萬里之遙。這次回鄉，感覺頗大的就是家鄉幾十年來發生的巨大變化。我過去也是學農的，即使在我這個“專家”眼里，家鄉的土地改革都十分成功。許多土地都連成一片，這不僅增加了種植的面積，耕作也很進步。道路也修起來了。

與此同時，家鄉人的生活水準也提高很多。交通各方面都有很大進步。像我的家鄉，就有小公路，能直接通車到我的家門口。過去我的家鄉一半是草房，現在全是瓦房，只有一兩幢是草房。我的房子被政府用來做了小學，是公立的典母小學。幾個村合起來辦的。我幾十年不在，沒想到我留下的房子還能造福後人。

在家鄉不長的時間里，統戰部還專門派人帶我們一行人到興仁各處參觀訪問。我們參觀了興仁新修的國家公園，以及正在興建中的興仁新城。深感政府非常重視興仁地方建設。我的家鄉正在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城鎮。已經和幾十年前那個偏僻、封閉的小縣完全不一樣了。

這些土地原來都是我祖祖輩輩居住的家園，今天看見在政府的管理下，它們變得這樣肥沃高產，造福於我的鄉親們，真是一項德政。

臨走時，大家都依依不捨。

